



Fudan Series o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Strategies

复旦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丛书

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研究

陈其人 著

时事出版社

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研究

陈其人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研究/陈其人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4

ISBN 7-80009-809-5

I. 世… II. 陈… III. 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IV. F0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7114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spublish.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23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8.00 元

**本书出版得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关于《复旦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丛书》 的出版说明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是1964年国家首批建立的国际政治系之一，不仅起步早，而且发展一直比较健康，社会评价较高。正因为如此，其国际关系专业在1988年被国家教委列为首批全国高等院校重点学科，1997年被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1年被确定为学校“985工程”学科建设项目，2002年又顺利地重新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并再次成为“十五”期间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系在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对外政策和大国关系、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等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同时，我们

(特别是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正在探索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宗教与国际关系、国际机制和国际关系、一体化和国际关系、信息安全和国际关系、环境安全和国际关系、文化安全与国际关系、女性和国际关系等,不仅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而且为今后的发展构建了新的平台。在教学方面,除了本科生的培养外,我们现在还拥有3个硕士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2个博士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以及1个一级学科(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科研、教学、对外交流等诸方面,我们与兄弟院系相比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2001年起,作为执行学校“985工程”学科建设计划(“三年行动”计划)的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即开始出版“复旦国际政治研究”论丛,将我们系师生的科研成果集中和定期地加以发表,以此来推动科研、教学和对外交流,达到同时出成果和出人才的目的。至今已先后有三本论文集问世,包括《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徐以骅博士和蒋昌建博士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国际关系的研究:理论·视角和方

出版说明

法》(包霞琴博士和苏长和博士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和《大国外交——理论·决策·挑战》(肖佳灵博士和唐贤兴博士主编,时事出版社,2003年)。这一工作将继续下去,第四本论文集的编写工作已经开始。除此之外,在“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启动之际,我们还决定与时事出版社合作,出版“复旦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丛书”。本书即是此套丛书中的一本,它的出版标志着我们在学科建设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在此特向作者表示祝贺,同时也向我系所属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表示感谢,学院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助。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

自 序

1959年罗莎·卢森堡（Losa Luxemburg）的《资本积累论》中译本出版，我第一次阅读，就引起极大的震动。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她在书中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自己独自存在的，要以另一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作为它存在的条件，这种看法同我已经接受的历史唯物论不完全相同。按照历史唯物论的公式，历史上继起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从前一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中产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例外）以后，就独自存在，不以其他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的存在为其存在的条件。因此，她是在向传统的历史唯物论挑战。其二，1956年，我在一篇拙作中论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攫

取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又只能来自非垄断经济成分和非垄断经济成分中的社会成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事实上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独自存在的，当时，这是极其大胆的提法，是离经叛道的。因此，一读《资本积累论》，知道卢森堡在方法论上（不是理论上）早已有此看法，这就为我壮了胆（但是，即使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不敢明说：在这个问题上，卢森堡是我的权威。因为那时，卢森堡的名声还是不够好）。就在这一时刻，我就暗下决心：要为卢森堡写点什么。但是，由于命途多舛，暗下决心时，我刚过“而立”，到现在动手将其写出来，已是耄耋了。中间间隔 40 多年。

这 40 多年，我是怎样过的呢？这可以分为两段：“文革”之前和之中，下放劳动、三次“四清”、隔离审查、两进干校，堪称下乡和劳动的“专业户”，还要加上挨斗……“文革”之后，突然进入我的黄金时期：不断地独自创新课，不断地上课，不断地指导，不断地自写教材，不断地参加答辩。我有一个坏习惯：从不用已有的教科书，不是自己写的，一概不用。即使为研究生开课，并且开几门课，都是这样“自产自销”的。即使

自 序

这被讽刺为“克隆”研究生，我也顽固不改，因为我自己也是被“克隆”的。允许我说一句违反生物学的话，说实在的，我还因被“克隆”得“不够”而感到遗憾呢！（假如我有幸能从师傅那里多学一些，最好能将衣钵接过来，那我今天的水平将会高得多）我这样做，虽不艰苦，但占去时间不少，我常常是边写、边讲、边修订、边交付出版的……在这当中，当然多次涉及卢森堡，但是，没有充裕的时间全面写她的最重要的资本积累理论。直到1996年，大病一场，我才彻底摆脱教学工作，经过四年与病魔相斗，终于站起来，处理了几部稿子和几篇文章之后，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完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终于了却一桩心事。

本书稿从酝酿到脱胎历时4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基本论点，看法没有改变。完稿后，也谈不上对此有什么“深化”，就是说一直如此。虽然这样，但我还是将再生产理论的历史梳理了一遍，收获是很大的，特别对西斯蒙第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深知本书稿是有缺陷的：没有将里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简明的再生产理论和魁奈经济表的优

点，即说明农业中的剩余生产物如何决定非农业人口和非农部门的规模，补充到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公式中。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没有表明农业中的剩余生产物如何决定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业部门的规模，尽管他在《资本论》第3卷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中，都说明了农业中的剩余生产物决定非农业人口的原理，但是，他毕竟没有将此二者结合为一个图式。因此，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应该完成这一任务。但是，我只能以文字而不是图式说明这一点。原因当然是我的数学不好，无法完成任务。说到底，这就是如何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量化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共同任务。不完成这任务，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是很困难的。这一点，看来要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了！这篇东西，内容虽属于再生产理论，但不是卢森堡的论述，理应不能作为本书的有机构成部分，可我还是这样处理了。

我读遍能读到的卢森堡的所有著作，处处感到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既是思想巨人，又是革命战士，是用理论来指导革命的战斗之鹰。科学史的规律是科学家站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攀登，这似乎不适合于她——

她似乎是前无古人的。有的经济学史专家认为她的资本积累理论是受西斯蒙第的影响，这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西斯蒙第是斯密教条的信奉者，这就决定他不可能有正确的再生产理论，因而就自然地认为生产和消费是相等的。只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破产，生产就大于消费，实现就困难，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卢森堡却是斯密教条的批判者，确认不变资本的存在，它不可能全部分解为收入，这就具备理解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但是她却认为：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既不能由资本家，又不能由工人来实现，只能由这两者以外的“第三者”来实现，随着他们的不可避免的消灭，资本积累就不可能了，资本主义存在也不可能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在它到来之前，无产阶级就应起来推翻它。卢森堡就是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献出宝贵的生命的！就是说，她绝非是苏联理论界因某种原因而说的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者。卢森堡是俄属波兰人，但是，她反对波兰独立，只认为波兰应取得民族自治权，反对列宁主张的民族自决权。这被认为是她的政治错误。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认为这同她的资本积累理论有关。因为波兰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俄国高，俄国还有许多“第三者”，

所以，她认为波兰的资本积累要由俄国来实现。由此，她就认为两者在再生产上连在一起，不可分割；一旦分割，两者的再生产都不可能进行。这就导致反对民族自决权——被统治民族拥有脱离统治民族、独立为一个国家的权力。其实，独立之后，仍可结成联盟以保持经济联系。有此联系，再生产就不会中断。这是卢森堡将民族自决和参加联盟对立起来所导致的错误。不过，即使苏俄，也没有全部实行民族自决权。——我所以谈这些，是因为卢森堡受到误解，有一段时间，蒙受不白之冤。

本书稿的结构大体上是一目了然的。“代绪论”虽然有点特别，但我相信是容易读懂的。需要说明的是第五篇：“方法论创新及其对笔者的影响。”我写卢森堡的经济思想是将自己放进去的。第五篇的主要内容是：我得到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中方法论的启示和鼓舞，就进一步有意识地运用这方法论进行研究而取得的一些成果；这一方法论是我建立我的“殖民帝国系列”（目前包括《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概论》等四本书）的方法论基础。我得益于卢森堡的很多。由于“创新”篇不是预先订了计划再写出来的，而是随想随写的，篇内各章以

自 序

及这一篇和其他篇的内容难免有重复，但由于“创新”篇各章是独立存在的，有的是发表过的，如加以删改就破坏其完整性，使人看不懂，只好保持原貌，请大家原谅。

“创新”篇中《论外部市场范畴形成的过程及其含义的质的变化》这一章，是我将我与刘百鸣合写的《试论世界经济学的范畴——外部市场》（载《世界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加以改写而成的，现收入本书稿。刘百鸣是我的学生兼同事，征得她的同意，我就将我们共同的作品做了如上述的处理。

附录部分两篇是：《读〈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和《〈国民经济学入门〉述评》。我认为有了这两篇，再加上正文的内容，卢森堡最重要的四本经济著作：《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国民经济学入门》、《资本积累论》和《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其主要经济思想都涉及了。这样，我们就既了解卢森堡最重要经济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又了解其一般的经济思想。

我要对一切关心我要写卢森堡的人表示感谢！大概是1960年，正是我戴上不称为帽子的帽子——修正主义分子——的时候，我还是硬着头皮，去请教一位经济学

权威，表示我想写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的意愿。问他的看法如何？他劝我不要自找麻烦，理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传给卢森堡，而是其他人，这个人有权，你写卢森堡，不是和这个其他人对立了吗？他是好意。但我不以为然。我认为：如果连卢森堡都不写，就没有值得我写的马克思主义大经济学家了！与此不同的是：我的一位老领导，曾常和我们一起学习经典著作，逐字逐句讨论，“政治学习”确实是学习，决不开“无轨电车”，大家收益良多，对此我至今仍留恋；阔别40多年，我送给他一本《布哈林经济思想》，他马上就说：你应该再写卢森堡。我服了。难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知心人呀！我的一位研究生，到了海外，还念念不忘此事，鼓励我无论如何都要写卢森堡……

写完此书稿，我想得很多：我原来接受某些经济学家的说法，以为卢森堡是只是在1913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中，才提出其资本积累理论的，读了她的其他著作，才知道早在1893年，她就有此理论胚胎了。当时，她才22岁，还在波兰。以后逃离波兰，到瑞士求学，再到德国党校教学，这一思想就更完备了。她的《资本积累论》和在狱中写成的《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

自 序

除了反复论述她特有的资本积累理论外，还分别对原始社会，尤其是其中对农村公社的描写，对帝国主义扩张的描写，确实是有血有泪，是同类著作不可比的。

我曾“浪漫”了一下，设想卢森堡和布哈林都不死于非命，他们面对面地就积累理论争论，会是怎样？两人都是马克思主义大理论家，会不会如像19世纪20年代，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大经济学家面对面讨论危机理论那样，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思想财富？

最后，我要说：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资本积累确实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不需要非资本主义环境来实现；但是，正如布哈林所说，她仅仅提出一种经济成分要以另一种经济成分为其存在的前提，从方法论看，就是极大的贡献。布哈林在《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15年完稿，1918年出版）中，对世界经济的定义如下：世界经济是全世界范围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就是说，是空间上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和与其相适应的不同的交换关系的体系；这是正确的，也是与现在流行的世界经济课本，其实是各国经济概况和世界性经济问题的总汇，根本不同的：前者有经济规律待寻，所以成其为科学；例如，19世纪上半

期，俄国农奴向领主交纳的地租——小麦、法国小农耕种的小麦、英国资本主义农场生产的小麦，都在欧洲同一市场出售。俄国小麦对领主而言，无所花费，法国小麦对个体农民而言，只求收回成本： $C + V + R$ （ C ：生产资料耗费， V ：工资支出， R ：交纳的绝对地租），而英国小麦对农业资本家而言，则包含 $C + V + P + R$ （ P ：平均利润），三者在同一市场上出售，其价格如何决定，这就有规律待寻了；后者恕我直言，除了谈情况，就再无特有的经济规律可谈了，不成其为科学。我认为布哈林的定义无疑是金子，总有一天要发光的，而它就有卢森堡思想的痕迹。即使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已讳言天才了，我还是认为她是天才！其实，马克思是承认天才的，对于英国古典经济学鼻祖配第，认为财富（即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并且将这两个质不同，因而不能有量的比较的因素，错误地换算为同一的单位，^①如像将拿回扣和朗诵诗两者不合理地换算为同一单位一样，以便计算各自在创造财富中的贡献这件事，称为“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

现在，知道卢森堡的人不多了，即使经济学家也是这样。我就读了一本论述世界体系理论的专著，列举了